

作家虹影：电影和文学在我的生命中缺一不可

【艺谈录】

□本报记者 刘一叶

“电影和文学在我的生命当中,就像左手和右手一样,缺一不可。”

“许多由小说改编的电影,都是为了要一个小说的底子,装进去新的东西。”

生于重庆的虹影是闻名海内外华文读者圈的女作家,她丰富的人生经历和作品长期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。通过写作,她不断地出走与回归,并借此寻找自己。

前不久,虹影推出了新作小说《月光武士》,通过一个少年的成长呈现重庆这座城市的变迁。近日,同名电影在渝开机,虹影担任导演、编剧。

事实上,这不是虹影第一部被搬上大银幕的文学作品。上个月中旬,第六代导演娄烨执导的电影《兰心大剧院》公映,其原著小说《上海之死》的作者正是虹影。

在电影与文学的背后,虹影如何解读自己的创作?她又是如何看待小说的



虹影

影视化改编?借《月光武士》开机之际,本报记者与虹影展开了对话。

“好的影像作品需要多方共同努力,好演员、好剧本、好导演等等的融合”

重庆日报:从今年7月你开始推出新作《月光武士》,到10月31日同名电影开拍,在如此密集的时间段内创作不同艺术形式的作品是一种什么体验?

虹影:小说创作和电影剧本差异是蛮大的,这方面我还需要学习。因为小说创作是更个人的,自由的。而电影剧本从初稿二稿,直到最终的本子,都需要考量各方面的因素。这是两种创作方式,一种是用文字来呈现故事,一种是用镜头来呈现故事。

一个好的影像作品需要多方共同努力,好演员、好剧本、好导演,包括后期的好剪辑、好音乐等等的融合。

事实上,在创作小说之初,我便开始构架故事的画面感。因为我是采用的图片的思维方式,所有的小说我都是先想好画面,然后再

把它描写出来,这为剧本创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。这也正是在密集时间内,创作出不同艺术形式作品的原因。

重庆日报:电影《月光武士》采用多线叙述,折射出重庆这座城市20年的变化。这应该说是很宏大的命题,你是如何去展现的?

虹影:我在构架时就将目标聚焦在两个家庭的故事上,让他们在艰难岁月中互相守护,每个人都互为对方的月光,亦互为对方的武士,成为叫醒彼此的力量。在主人翁的身上,你会看到时代的影子。我想《月光武士》代表的是那种给人温暖的扶持的力量。

通过两个家庭的故事,我想表达的是重庆日新月异的城市进程。为了再现当年的社会风貌,电影筹备之初,剧组人员就向网友寻找征集七八十年代的旧衣。此外,我还设计了非常多的人物形象,以展现20年来重庆的城市变化。

“我们在影视化的过程中,把观众从影院带到书房”

重庆日报:如今信息传播媒介的改变,无疑对文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,你认为这种影视化改编对原著作者有何影响?

虹影:电影和文学在我的生命当中,就像左手和右手一样,缺一不可。当下,人们更愿意用比阅读更轻松的方式接收内容。在我看来,这既

比划着射向天空,仿佛像拉弓箭一样。那是一个射雕的动作。射什么呢?其实什么也没有射。

当天晚上,老李接到一个电话,电话里说区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找他有事。到了公安局,刚坐下,民警就掏出手机给他看:“你看看,这是怎么回事?”他伸长脖子一看,那个画面让他有些尴尬。手机上的画面好像是老李双手举着弹弓,向天空飞着的红嘴鸥发射出子弹。画面不是非常清晰,但看得见他的样子。画面下方有许多评论,大多是指责他不保护生态环境,居然对远方来的尊贵客人下手。

他终于知道是怎么回事了,不怪他人怪自己,怪那个拍照的人和那个不分青红皂白的啥子网络,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的。

“我在綦江河边休息时只是习惯性地比了一个动作,手里根本没有弹弓,况且我也没注意到空中飞有红嘴鸥。”

“真的吗?网友反映你有伤害红嘴鸥的行为,这幅照片就是证据。”

“真不是那么一回事,何况那时候我躺在沙滩椅上。你们不相信可以问问那些我们一起冬泳的人。”

后来调查的事实也证明,他没有图片上的行为,他感谢网友们的诚实。那可爱的红嘴鸥啊,真是让他又愁又爱,他差一点被误会做出了伤害它们的行为。

从这一年开始,红嘴鸥每年冬天都会光顾綦江河畔,然后春天飞走。市民们把它当成朋友和客人,没有人敢伤害它们。大家都知道,有无数双眼睛都盯着你,胆敢对远道而来的客人和朋友有违法乱纪的行为,第一时间就有人举报你。

綦江河畔的红嘴鸥,成了綦江生态文明、人鸟和谐的城市客厅的主人。而有这样的城市客厅,是綦江人之幸,是綦江河之幸,也是鸟儿红嘴鸥之幸。

前几天,一小群红嘴鸥又现綦江河畔,还是那么潇洒,还是那么闲庭似步地踱在綦江城市的客厅。

样。每排砖块砌完时都需要一块半截砖填缝,我们捡的那些半截砖头便派上用场——比着墙洞选一块大小基本合适的塞进去,然后用水泥把缝隙塞满便OK。

但墙洞砌到一半时,却出现了问题,即比较合适的半截砖已经用完,余下的不是太大就是太小。小的还好办,多塞点水泥便凑合,但面对大的我们却只有望“砖”兴叹了。

实在无计可施,我们便抱起砖块往石头上砸,可砸出来的砖块参差不齐,大小不一。

这时,也顾不了那么多,短了,我们就多塞点水泥;长了,我们就抱着再砸,直到能塞进缝隙为止。然而这样一来,原本人家给配好份量的水泥就不够用了,最后剩下两排砖的墙洞在那儿张着嘴“嗷嗷待哺”。

第二天送孩子上学,我们又向建筑队要了一些水泥,最后终于补好了墙洞。可是,外面一层的砖墙补好了,里面一层的木板墙却还是个黑洞。用木板钉上,显然有一个“疤”;贴一张画在上面,无疑是“纸糊的墙”……绞尽脑汁想呵,想呵,我们最后竟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,即安一面镜子,既不影响美观又保证安全。

家人当即打电话与商家联系,三天之后,商家上门在这内墙的洞上安装了一面尺寸略大的镜子,只花了130澳元,而客厅却因了这面镜子,一下子亮堂,生动起来。

邻居杰若来访,见我们两个“半边天”居然补好墙洞,直夸奖道:“中国女人真能干!”



江畔(水彩画)

许世虎

大湖边

□罗毅

水面辽阔的大湖,实际上是拦河而成的朝阳寺水库。湖岸条石垒就的高台上,十来户农家,依山就势,临水而居。欢快的鸡鸣犬吠中,我们东出黔江城,沿353国道,望大湖而去。

远远地,沁人心脾的豆制品的清香,扑鼻而来。炊烟袅袅的大湖边农家,竟有一座烟火正旺的豆腐作坊。主人是一对四十开外的夫妇。见到我们,看似有些木讷的男人说,天冷,快到灶边向火。谢了谢了,多有打扰。我拱手作揖,把老母亲扶往灶口边的小板凳上坐定。

剪着利落短发的女人,见到我们母子,或许是想起了她远在上海和恩施打工的孩子,话匣子一拉开,便是滔滔不绝。

于是,我知道了他们的儿女已成年,皆外出打工。夫妻俩安土重迁,固守湖边院落,种植经济作物,喂养三五头大肥猪,小日子过得巴适,但主要的收入来源,还是靠豆腐作坊。夫妇俩勤扒苦挣,几年下来,已把两部农用小汽车,开进了自家的车棚。很快,夫妇俩手中做豆腐的活路,吸引了我的目光。

男人在电动机上磨豆子。女人一边与我们说话,一边烧豆浆。两分钟前,豆浆刚刚煮沸。水汽氤氲的铁锅里,阵势如倒海翻江。只见女人麻利地把烧开的豆浆舀入一只木桶,拎出厨房外,倒入一只硕大的塑料盆中,然后开始点卤,并操起同样大小的盆,反向相扣,让卤水与豆浆产生化学反应……母亲安详地坐在灶口边,灶内柴火飘散出松香味道,一会儿功夫,老亲娘竟打起了瞌睡。

夫妇俩是湖北人。湖北人的习惯,吃豆腐脑,喜欢放白糖。不像重庆人品尝豆花,一股脑儿放入鸡精、味精、胡椒、酱油、红油辣椒、花椒末、生姜末、芽菜末、榨菜丁、芝麻油等调料,甚至还夸张地加入葱花、芹菜叶、油酥黄豆、油炸花生仁等等,把一碗白嫩嫩、爽滑滑的豆腐脑,整成了佐料大杂烩。

当然,放入白糖的豆腐脑,仅是一碗甜品,舌尖品的是豆腐脑嫩爽细滑的滋味;佐料大杂烩呢,自然是麻辣鲜香主打。我客居重庆多年,早已习惯麻辣,但唯有品尝豆腐脑,还是不安逸那种大杂烩。我以

“我生命中的重庆,值得一切艺术形式欣赏和赞美”

重庆日报:水对于你似乎有着特别的意义。当年《饥饿的女儿》英文版你坚持书名叫做《Daughter of the River》(河流的女儿),而《月光武士》也仍流淌着“河流”——长江上游。这个河流意象代表了什么?

虹影:河流代表着女性本身的命运,也代表了时间。我尝试着用这条河流代表我自己,作为一个见证人,也作为一个目击者、记录者,叙述着河流两岸人的生活 and 命运。

我生长在长江边,河流贯穿了我的生命及写作。我的诗、我的很多小说都流动着这条河流。在我的生活当中,可以说我就是这条河流。我融入在河里面,每夜与我交谈,给我新的生命和启示,我用我的文字赋予河流人性的力量,记录着河流两岸不同人物的故事。

重庆日报:作为一个从重庆出发、走向世界的知名作家,重庆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?

虹影:我出生在重庆,这儿有我少女时代的记忆和印记,有我看世界最原始的方式。我生命中的重庆,值得一切艺术形式欣赏和赞美,注定在我的小说与生命里浓墨重彩。

我只要到了重庆,我听见了江水呼吸的声音,听见了船的鸣叫,听到了乡音,所有的故事就汹涌而来,我好像无法抵挡,随便抓一个故事来写就是一本。

莫言写高密,我想我要写重庆。一个作者有他的文学地图,或者是他想象力的聚集点。重庆的岁月给我的养料是很多书本都无法给予的。

作为一个小说家、一个导演,讲故事的能力需要一次次锤炼。一讲到重庆的故事,我的内心就会很激动。

我在悉尼补墙洞

□李北兰

刚搬到悉尼诺斯罗森林小区时,我们安装新空调,将前房主的早已“寿终正寝”的老式空调拆除,结果客厅后墙上留下一个高90厘米、宽40厘米的空洞。

我们先是想在这洞上安一扇小窗户。但当家人打电话询问商家费用时,却踌躇不前了——对方报价多在600到900澳元左右(当时1澳元折合人民币6元多)。安装这么小一扇窗户竟然“价冲云霄”,这不能不使一向勤俭持家、量入为出的家人心生犹豫。

然而洞却是非补不可。于是,我们又退而求其次,想请人将墙洞补上。但不问不知道,一问吓一跳。对方要价竟也在400到500澳元之间。“只要有砖和水泥,自己也能补!”说完这话,我们自己都被自己吓了一跳,两个手无缚鸡之力、且不懂水泥活的“半边天”,竟然要补墙!这在家乡重庆不啻是天方夜谭:喊两个力夫不就得了,还用得着自己动手?

但澳洲却没有力夫可喊,邻居们有活也多是自己动手。比如剪草、刷漆、修栅栏、砌花坛、安装雀鸟喂食器等等,省下一笔钱不说,还多了一份动手的乐趣!